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四十二回 毀春冊小夫妻反目 成好事大德慧過人

卻說藕香去後，到晚膳還不見來。漱芳又見丫頭來喚，說：「秦瓊有事。」漱芳也便舍下眾人，回東偏院來。見秦瓊一個兒坐在梳妝台邊，在燈下不知道看什麼。漱芳過來看，是文案房夏作珪的履歷，是托秦瓊代辦京同捐的。因問：「這個他托你捐什麼？」秦瓊笑道：「捐一個布理。托我求老爺替他保一個免補本班以知州用。」漱芳笑道：「這事也用不著我，你喊我來什麼。」秦瓊道：「咱們難道不睡了不成。」漱芳笑道：「也太早了，可不要叫人笑話。」秦瓊道：「不妨事，咱們睡吧。」因喊翠兒把牀鋪好了。漱芳說早。秦瓊叫他看鐘，漱芳見已是十下鐘。因問：「太太可睡了沒有。」翠兒說：「睡了。」漱芳也便不語。翠兒鋪好牀，門了門去。漱芳因不瞌睡，因道：「咱們睡的這樣早什麼，還是喝杯兒酒，睡的熟些。」秦瓊巴不得一聲兒。因自己把一張湘竹幾兒搬放在牀裡，漱芳要在桌子上吃，秦瓊不肯，說：「濕被兒坐著有趣。」漱芳便說：「不要吃了。」秦瓊只得依他，拿了只杯子倒了酒，又把桌上擺的鮮果子，移近來。兩口子並肩坐下，合一杯兒酒，你一口我一口的喝著。漱芳吃了幾個櫻桃，又喝了鐘酒。秦瓊見他臉上泛出桃花色來，因拿玩話去逗他。漱芳溜轉眼波不語，秦瓊道：「我給你件兒好東西瞧，怕你一輩子也沒見過。」漱芳當是什麼，忙向他索觀。秦瓊道：「你可不能攪壞我的。」說著向袖內取出一部紅木板的法帖，上面標著泥金簽字，寫著《三十六鴛鴦圖》，翻出幾頁，都是些序跋題詠。漱芳要看，秦瓊道：「這個有什麼好看，好看的翻過來就是了。」漱芳再揭過一頁，見畫有一幅芍藥花圖，有些亭台欄杆，那花蔭下石磴上，卻不道畫著赤條條的兩個人。漱芳紅了臉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，誰畫出這個來。」秦瓊一手摟他過來坐在膝上，一手去亂扯他的小衣，漱芳正了色道：「你瘋了嗎？」秦瓊一手抱的死緊，一手又翻過一頁來叫他看。漱芳氣起來，伸手把那幅畫頁子，扯做兩半，秦瓊急了道：「怎麼好好的扯碎他，你不愛看這頁，再翻過一頁兒來。」漱芳即把全部冊子奪過來，向燈上燒去。秦瓊撒手來搶，見已燒了一角，便一手推開漱芳，大鬧起來。漱芳本來沒氣力，被他這一推，早倒在地下，大哭著罵道：「有你這樣下流坯子，我還望你發跡怎麼來。」秦瓊也吵著罵著，一口要他賠還這部冊頁子。漱芳氣個半死，越哭的凶了。翠兒等聽兩人反了目，忙進來勸，見漱芳跌在地下，忙扶起來。漱芳一口說：「請太太來瞧，是我錯了，我便請太太打給他瞧。」兒不知好歹，真個要去請去。秦瓊一把扯住一推，也是一跤跌在地下，拿著那本冊子一溜煙跑出去了。漱芳哭了一會，幾個丫頭勸著問：「什麼事？」漱芳又不好講得，只隱忍著，哭個不了。睡了一夜，次早醒來又哭，翠兒勸不理，只得請了袁夫人來，袁夫人問：「什麼事？兩口子又鬧了，多管是瓊兒不是。」漱芳哭訴道：「媳婦自到這府裡，爺也不知和我鬧幾回了。往常總為著我要勸他讀書上心些，他不愛聽，所以和我惱，那也還不去管。他昨兒索性拿出下流東西來給媳婦瞧，媳婦便把他燒燬了點，他便和我拚了命了。照這樣，媳婦還望他什麼好日。」袁夫人聽了也替漱芳生氣，知道漱芳向來穩重，不愛這些的，便叫玉梅去喊秦瓊進來。當漱芳的面狠狠訓斥了一番。秦瓊氣得一句話也回不出來，便一口氣跑往館裡去，叫把被鋪搬出來，睡在館裡，賭氣不進來了。袁夫人也隨他去。漱芳恰落得安靜幾天，也賭氣不叫人去看他。兩口子拚了幾天，我不理你，你不理我，倒拚出真氣來了。秦瓊便住在南書廳裡，有時陸蓮史回去睡的時候，他便瞞過上房裡眼目，悄悄的把對門繡舖裡的圓圓弄了進來，陪著他睡，也不止一次了。看官知道，秦瓊怎麼認識圓圓，且聽細細表白一番。

原來正月間來順兒死了，秦瓊查起款子。兆貴回說放在對門繡舖子裡生息。秦瓊怕是謊語，便親自到圓圓家問去。圓圓因他母親死了，正穿著滿身縞素。秦瓊愛他，便和他逗幾句玩話。圓圓見他是位爺們，少不得也兜搭他，兩人便偷空兒成了交情。他那哥子阿喜，因吃的，穿的，用的全是圓圓的，也只好裝眼瞎。況且又是秦瓊，他那裡敢惹，所以秦瓊自二月間漱芳歸寧去的時候，便時時叫圓圓進府。只做送繡貨來的名頭，旁人哪裡敢講一個字兒。況且這會子秦文、秦珍，都不在家，便是他大了，誰敢挑唆他去。所以秦瓊倒落得快活。前兒那部春冊子，原是葉冰山的舊物，是陸慧娟的丫頭拿出來賣與圓圓的，便孝敬了這位爺。圓圓先打諒，他有了這個便和他妻子取樂去，不來找他了，他倒懊悔了半夜。誰道鬧了出來，倒還是這部冊子的功勞，兩人便把這部冊子當做恩人似的，天天和圓圓兩個，疊股兒的看著仿著。一日，也是合當有事。陸蓮史晚間回去了，漱芳免不過，便叫翠兒出去，叫他進來睡。可巧門口小廝，一個也沒得管著，便進南書廳來。見廳前沒一個人，廳後左間，是秦瓊的臥室房，便一手揭起門簾進去，猛見帳子垂著亂動，那牀也咯吱咯吱響著，忙退了一步，見地下擺著兩雙鞋子，一隻卻是女鞋，也不過三寸多大，心裡跳了幾下。聽裡面吮嘴嚼舌的聲音，越發響的很了，忍不住，把牙兒抵著衫袖，飛紅了臉，軟坐在門口椅子上站不起來。因想道：「只不知是哪一個丫頭和他乾這些事？」想等他出來看個明白，不怕惹出禍來。便忍住站起，走回東邊院來告訴漱芳。漱芳聽說，先把臉羞紅了，後把臉急白了，再一刻把臉氣青了，道：「這樣下流東西，我只當他睡在書房裡用功，誰知他倒用這個功呢。」說著哭了，又道：「把自己的身子這樣糟去，怪道前兒說病了，還這樣糟身子，明兒有個什麼長短，旁人只說我年紀輕不老成呢。」說著又哭起來。翠兒道：「小姐何不告訴太太去。」漱芳道：「我告他人，不當我是醋意呢。」翠兒道：「依小姐怎樣？」漱芳哭道：「我有什麼奈何？」忽收了淚道：「你知道那丫頭是誰？」翠兒說：「不知道。」漱芳又哭了。翠兒道：「這個容易，趁這會子太太往西花園去未回，我去把爺身邊的小廝傳一個進來，一審便明白了。只是小姐要放點兒威勢來才嚇的倒。」漱芳便叫翠兒去喊。不一刻，見翠兒帶著小喜子來了。漱芳便喝他跪下。小喜子知道事發了，口裡還辯說：「小的不知道。」漱芳道：「你不知道嗎？翠兒，拿皮鞭子過來，先給我打五十下子。」翠兒便把秦瓊往常打小丫頭的皮鞭子拿在手裡。小喜子急的發戰了。漱芳蹙起雙眉罵道：「你這班狗奴才，替你爺乾的好事，你給我一字一字的供上來，有一個兒不字，仔細著皮。」小喜子道：「小的實在不知道什麼事。」漱芳早喝令打。翠兒狠狠的打了幾十皮鞭。小喜子哭道：「爺樂得什麼似的，到苦了我的皮肉呢。」說著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漱芳喝道：「住了，還不是你哭的所在，你把爺那個人是什麼人，這是府裡丫頭，還是外邊的粉妖兒，快講明白來。」小喜子嗑個頭道：「奶奶明見，這事有，果然有，只不乾小的事。那和爺好的人便是對門繡舖子的圓圓。」漱芳道：「嚇，便是他，他幾時和爺好起的？」小喜子道：「小的不敢說，怕吃爺打死。」漱芳放下臉道：「你怕爺打死，須知道我這會子便取你的死！翠兒，給我吧這忘八羔子打死了，再問別個。」翠兒早應著，把皮鞭子夾頭夾腦，兩點兒的打下來。小喜子捧著頭只是求饒。漱芳叫住了，可講不講，小喜子才哭著道：「那圓圓本來許給我了，是張總管作的主。這會子被爺霸佔了去。」說著又哭，漱芳道：「我不問這些。你講你爺怎樣和他上手的？」小喜子便從頭至尾，幾時爺到他家去，幾時他到爺這裡來，幾時爺到他家住夜去，幾時他便來陪爺睡。一本冊背的明明白白。漱芳心裡想道：「聽說圓圓這人，是最壞的一件東西。倘放在外面，終保不住。秦瓊不去偷空兒玩，倒不如給秦瓊收了作妾，倒容易佈置他。」想定主意，便叫小喜子起來，又喝道：「你出去敢露一點兒口風，你仔細著。」小喜子連連磕頭說：「小的總不敢走漏半個字兒。」漱芳又道：「那你去請爺進來，說太太喊，我在太太那邊等。」小喜子好像得了命似的，飛跑出去了。漱芳便帶著翠兒，到東正院來，卻好袁夫人回來了。漱芳便跪在面前哭將起來。袁夫人忙扯他起來說：「什麼事，快不要這樣，你有話好好的講。」漱芳說：「要太太依了才肯起來。」袁夫人連道：「你起來，我總依你。」漱芳拭淚站起來道：「媳婦年紀雖輕，至於閨閫私情，卻也看得甚淡。所以爺在外面睡了，媳婦只當他用功倒很歡喜，一連七八天也不敢去喊他進來。哪知道爺不在館裡睡。」袁夫人道：「啊嚇，這畜生變死了，倘被他家執住，那還了得嗎？」漱芳道：「這倒不怕，聽說他家也沒了爹媽，只一個哥子，還是那女孩子養活他的，所以那女孩子愛嫁誰便嫁誰。媳婦意思打算，索性把那人要進府來，給爺收了，倒也有點節度，請太太作主，並求太太依了媳婦這個意思。」袁夫人道：「你這話也很是，在外面孩子們年紀輕，是不禁糟蹋的，倒是這個主兒不錯。你既肯了，難道我倒不肯。」正說著秦瓊進來，撲的向袁夫人跪下，自說：「該死，總求太太開恩賞圓了這事。」

原來秦瓊早在窗外聽久，見袁夫人允了，他才進來。袁夫人本來最痛他的，見他這樣，不禁又好氣又好笑起來。秦瓊見袁夫人

露了個笑影，便跪著扭頸兒說：「求太太依了媳婦這個意思。」袁夫人罵道：「你老爺不在家，你便狂到這個地步，你不瞧，你這副鬼臉兒，瘦的還像個人嗎？不是你媳婦知道，怕不把這狗命送往外頭去，還沒個人收你骨頭呢。」秦瓊低了頭，袁夫人喝道：「起來，死跪著怎麼，明兒給我把那粉妖兒喊進來我瞧，看好，便收了，不好仍給我打出府去，還不許住在咱們鄰近處。今兒給我回媳婦房裡去。放著好好的媳婦和他鬧，倒和人家家的人好去，還有這張臉兒見我與媳婦，你這鬼臉我瞧不入眼，快給我滾出去。」秦瓊站起來，暗暗好笑，便先出去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命薄本來惟妾分，家和端見妻賢。